

上官本

教圖書館	部門
卷	冊數
序	三
號	一六
七	一七

藏書
卷四
明治十七年秋

八二
二六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四

韓愈退之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送鄭尚書序

名權字復常

○提○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太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手右屬弓矢帕首袴鞚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詢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無百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怒。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據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會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起下鄭公。收卷上無數字。恰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棟。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
憫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蔡聞之云。首叙其權之大。足以有爲。次叙關係之
尚重。勉以處置之宜。在言外。末規其廉。祝其成政而
來。筆極雅。不率意。十四日。

古奧錯綜。法度亦極嚴整。鄭權因鄭注通王守
澄。以得節。鎮非清節者。文中以廉風之稱。其仁而
不富。卽岑參送人南海作尉。謂此鄉多寶玉。慎勿

厭清貧也。立言之妙如此。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侍御也。名益時爲幽州

節度使劉濟從事歸壽其親

公作序

送之、名藩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節度使劉濟

德宗崩告哀之詔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迓勞之使畢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幘首。鞞袴

握刀。左右雜佩弓輶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

濟之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夫十日

地支。貞下起元之意。

十二子相配數。第六十其將復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窮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始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

欲劉公聞之。

言爲使歸之獻。

憲宗五年。劉濟自將以擊王承宗。其無背朝廷可知也。濟果能率先奉職。是濟之忠。端公能佐之。是端公之忠。說到亂極當治之時。見機會尤不可知。此文章立意最高處。

疑知失訛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即胡方節度使

李絳議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

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耕種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太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由此未足爲天子。廣繕益募人。爲十五

五城一長
城二蘇武
城三受降
城四雲中
城五白羊

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_都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_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_格其議吾以為邊兵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餽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

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開營田之法而行之前此已有成效則八年冬不

朝所奏不過推此而廣之。可以其兵農兼得者
育也。乃大臣持議不下。深爲可惜。公於篇末歸美天
子。又引中臺士大夫公論。致不能盡用之意。有君
臣無臣。隱然言外矣。文筆朴老。猶近西京。

送殷員外序

殷脩陳州人。素通經術。元和八年使回鶻。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
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
年詔曰。四方萬國。情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
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脩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
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憫憫。有離別。

三省中書
令尚書令
侍中之政
事堂也。言
宿曰入直

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太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通知時事自然知輕重而總由於學有經術立言

有體○正使爲宗正少卿李孝誠殷脩其副也是

役脩以言折可汗無禮虜憚其言可謂不辱君命

送區冊序 音敵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
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
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
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
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
言相好自南海擎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
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
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間詩書仁義之

唐宋八大家詩稿卷之三
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
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不。厭。乎。貧。賤。也。歲。之。
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處。極。窮。之。境。而。能。不。顧。險。阻。以。後。輩。禮。定。交。世。外。
真。能。遺。外。勢。利。求。得。於。詩。書。仁。義。之。說。者。也。前。鋪。
敘。窮。境。鐫。鑣。造。化。筆。筆。有。神。

送石處士序

名洪字濬川

重刊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

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

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謙。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

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譏書詞具

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

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

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日起有執爵而言。

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

二處士然。溫處士立。朝頗見風。來又不得

滿於石溫。韓公寄盧。全詩原不。與勸之仕。不應相反。非前後不。相照管也。

例待之。

前一段祝
後二段規
以一語收
之非此便
無力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合左傳。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

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或敘事或議論。一路虛景而總結以相與有成。所謂不以頌而以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名造字簡輿
大雅五世孫

○愚○空○你○奇○語○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
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
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
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鍼鎮河陽之三月
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
溫生爲才於是以外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
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幕取一

一段暢發
空羣意正
喻闡照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四

四

儲云 曾寫空字錯綜變化

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靡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旣至。拜公於軍門。

○應求。內外無治。語。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是篇爲正喻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造効大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膽落於溫御史矣。造故矯矯有風裁者。若石處士。其後無考。未可以同論。

送楊少尹序

楊巨源新舊書無傳
藝文志云字景山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衣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一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

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掉。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此正發明楊侯賢處。莫作餘波。晉。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儲同人云。只楊與二疏不異一句。便了憑空撰出。
不知楊侯去時一段。又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幻
極矣。要寫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
極寫其同。此種文心最有補於後學。
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
疏所無。婉轉迴環。無中生有。○看破韓文勝人處。
只是翻空苦沾沾粘滯實說。乃後人應酬文字而
近代以此爲得體。可怪也。

訓
爾
說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篇。述。恩。之。言。開。一。章。去。賈。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旄旗。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

文吐詞帶
六朝氣昌
非公疎宕
本色深於
文者辨之

子言
本意也
郭公制
大儒也
文士也

唐宋八大家詩卷之二
卷四
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段除波}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汚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

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
抑古
盤之阻。誰爭予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不下斷語。閒閒成文。又是一格。西平之子李愬
之兄。亦名愿。史言其以荒侈敗。結納權近。與篇中
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應必當時適同姓略。

而樂於高隱者。公又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序詩。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方官朝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正擁節旄。更非棄官高蹈者可知。蔡尚書聞之之言云然。附錄於此。

不貴則無以盡其才。不富則無以成其業。不仁則無以盡其德。不誠則無以盡其信。不勤則無以盡其勤。不學則無以盡其知。不識則無以盡其識。不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諦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

送王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諦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

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齷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櫂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以勉詞作結
李厚菴云此韓子之文醇乎醇者也前無所承而斷置分明如此亦頗采揚雄之意然揚不能如此條暢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洵然

學以孟子爲歸而孟子得統於孔子曾思孟正傳歷歷指出此昌黎見道親切處公以前無持此論者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記係王績無功所作。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尚可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列。愚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借醉鄉點染中。將阮陶顏曾校量一番。見得聖人為師。其心自平。必不以不遇為悲也。此行文最古地步處。離迷變滅。一片雲煙。

送許郢州序郢州今安陸府許名志雍時于頭節制山南東道斂民方急韓公於送志雍時

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前與于襄陽書大意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時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

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因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自。同。之。效。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迴繞。有情不如。叫便。脫却。入。才。意。

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郢州。則郢州是主。于公是賓。然借郢州以規于公。重斂。又于公是主。郢州是賓矣。末段。仍規郢州。却隱然帶着于公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贈崔復州序

復州今湖北之沔陽州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閭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癟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今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

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
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
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

其極言民窮斂急見刺史之難爲後轉到崔君之仁
又遇于公之賢則難者不難而復人可蒙其休澤
矣篇中有頌無規而規卽寓頌中與送許郢州作
意同而作法又別

鄭子雲賦之文自委曲
韻譜則幽矣之西韻譜

送孟東野序

時郊爲江南溧陽尉

廣本漢書

○句○提○起○作○局○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
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致其必有不得已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就○人○言○中○許○劉○文○辭○領○起○下○半○篇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
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滛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
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
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
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
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翹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
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
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四
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
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
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釋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
辭歷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
而出以離奇惝恍使讀者河漢其言其實法律謹
嚴無踰此文也○通篇表其文辭末以所性分定
解其中懷抑鬱此竿頭更進非餘波游衍可比外
間但賞其連用四十鳴字猶皮相也

送董邵南序 壽州安豐人

時

藩

鎮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
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
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儲同人云河北自安史以後習於僭亂公送董邵

南。因稱古燕趙之士之美。而今恐不同。風俗與化
移易。所以譏切其不臣。未復道上威德。以警動而
招徠之。其旨微矣。古今二字是關鍵。吾知吾惡知
是俯仰呼應處。

嗚咽馳驟。旣愛才。亦憂國。○韓公又有嗟哉。董生
行極言其孝行。其人應不苟就者。故作送行序以
風之。

送齊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
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
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
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
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
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
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
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

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虞猶汲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

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討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旣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解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後日。之。公。正。而。以。牧。卷。全。文。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齊生下第。故力言避嫌之私。其實唐岱取人。不

盡然也。文之輕快流美。最利舉業。而於韓文中爲平潤。

平調

送浮屠文暢師序

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嘗重柳請。又嘉淳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將衆人投贈之文撤開。辟八聖人之道。以下約原收卷前文暢與贈文暢者。齊俱列。固若禽獸句。造句。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嘗重柳請。又嘉淳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遒鍊。如原道篇古無聖人。人
之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強之食六字尤
使人驚心動魄也。末收束前文一絲不走。

唱乎酒落器也。而不知吾人昔不才也。告而不知
戒。昔其人至罪也。深而木慮。各憇也。對平始不謂
對。對以至死與禽類異。昔章下。不以。其汨自限。夫不
且不無貴。雖之肉豈也。食今吾與文辭安舉而難食
來。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人。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軒。之。文。為。大。為。以。其。軒。之。周。公。序。子。書。又。外。冊。中。國。

送高開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可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左。秋之
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載者也。往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其寓於

爲浮屠氏說法故言及此若爲儒者言又須去其利欲得裏乃可入道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如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文亦可謂文中之顛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蟄扶輿磅礴而巒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物引出生人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巒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色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後果有濂
溪周子生
於其地

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人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惑者
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來龍過脉結穴去路井井有條而後半出沒變化

使人目眩韓文中絕奇之体

自其始而終其勢無往而不合其脉之流注又南入

漢水北出其源在南陽縣之西山勢起高而大昔

鄆州谿堂詩序

劉悟般

李師道

青淄十二州皆平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謹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
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置水恃以無

主弁毅觀
察使王遂
幽州朱克
融因節度
使張弘靖
鎮將王廷

奏殺節度
田弘正魏
博節度田
正殺史憲
成自稱留
後徐將王
智興逐帥
崔羣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四

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
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其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爲。變。化。不。測。以恩則橫而肆。至誠無。一以爲赤子。
一以爲龍蛇。僞。變。化。不。測。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乃
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形

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以上皆陳曾言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
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吟孰寃。不問

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狼貪以口覆城。
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脣而礮之。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
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
稽經諷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賛。張有鱸。有魚。
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麻。
叙事夾議論。字字鏤心。雕肝而出。詩亦古峭。不受
李杜束縛。宜皇甫持正堅降旗。歎爲無人能及也。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旣受而卒業。因仰
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權渝之。
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
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
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
憑。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勸爵祿之。
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
倡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闇。憔悴專壹。
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信所。

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倡和詩序。作詩非較量毫釐分寸。必不能工。燕許故是大家。然比杜陵之新詩改罷。自長吟晚歲漸於詩律細。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終有別也。以此美裴楊二公見性能好之。合燕許杜陵爲一手矣。時昌黎爲江陵府法曹參軍序。長官詩如此立論。乃爲得體。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五

韓愈退之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河南府同官記

順宗

河東公

言

德宗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同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邁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

賓客榮陽鄭公於陸渾生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
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
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
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法陸渾爲右拾遺
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
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
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王相國之文為甚作
後致官績勢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原潔而沈密開

若無此空
祭數語恐
近於板此
工於布置者

亮而卓偉行茂於家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
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旣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
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
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
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
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旣五年始立
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
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
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
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

唐宋八大家詞卷五
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
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
名均姓裴氏。

四番敘述而不見其冗轉見其勁是大手筆○五人錯綜敘次而主意全在河東公却又不顯露痕迹故妙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
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
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
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
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
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
○爲從事日作記
王勃序王緒賦今太原王公名仲舒

古人文何
當廢稱頌
應酬但使
不覺耳
若亞實敘
去便成俗
筆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小者立變。備○云○就○自○敘○因○緣○中○順○手○敘○土○公○德○政○後○首○多○少○補○綴○即○此○可○悟○駕○馭○之○法聞。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户。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

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

總以未得造觀。生情作態。此記體中別行一路法也。末段意言俱不盡。讀者徘徊賞之。

唐宋八家文選卷之三

卷之三

10

10

燕喜亭記

王弘中名仲舒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荒邱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釐糞壤燔櫧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疾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_用族之道也。_{爾雅體。}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意。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狹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

水飲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以途中所經山水。拉雜成文。正借以形仁知之德也。文章平中求奇。每在此處。得此一段。通體俱添精采。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幅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漢鷺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口。丞至以相。訾譽。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責。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拔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
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
若相持。水漱漱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一松日哦。
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末寫出從容無閑意。最占身分。○斯立貞元四年
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科。未嘗屈也。屈字。疑出字
之誤。

田綠谷隱錄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
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
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驅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
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
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
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掘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立者齧者。涉者降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之。狀與數。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餅盂。盞笠。筐筥。鎔金。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彙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而出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

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矣。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作記之。因一語收盡。通篇。

敘次錯綜。後因趙侍御之戚然有感。卷而歸之。尤見曠懷高識。不同尋常處。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半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免。半柏指諸

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歸○甚○備○云○接○得○起○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闢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作波○轉下○使○人○不○失○身○是○施○是○人○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

言積。競動。物雖無位者亦有利。澤及人然終不如登高而呼者之易也。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見士必取科名。然後能有所施設以傳於世。否則純孝仁勇如蕃。不如斗筲之夫。徒立對偶聲律者。爲有用也。未以川澤爲喻。謂士必待時而所施及遠。惜之者深。悲之者至矣。

堯舜之昔栗恭之昔王矣

歸去之與吐者不以半音之大外之慶顯豐者
莫士安東北歸外源名而勝以轉於其事復

為吾最以吉之無有好其無悔矣

潤翠之無不以開鑿之音其有自道于中音者
學詩者之聲接不逕身天性而未得之聲對者

商甲禹首東單

堯者王承福傳

堯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鎔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堯
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吾所

卜於朱門
見亦屢矣
大約旁觀者每逢料之而享逸樂者全不知也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棄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镘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先○已○言○之○矣○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

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有。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

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中間說得凜凜可畏。享貴富而無功者。宜奉以爲箴銘。○此史家記言體也。

毛穎傳

見禮記

東方房舍左

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光明眡。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眡八世。孫魏侯。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姐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怒。與宋鵠謀。謀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元。天。文。人。文。筮。之。卦。詞。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周易文言卷五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賢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闢毛氏之族拔其豪
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
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從橫恣肆之代以及秦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惠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
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
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

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顏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顏與有功。賞不醉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游戲文字。章法謹嚴。後人擬作。不直一笑矣。柳

州云。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敵。

暇引重者至也。

鄭玄重音至

平淮西碑

必如此纔
領得一篇
文字起視
張說作宋
廣平碑猶
凡語矣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愚。適。去。狼。莠。不。羣。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李忠臣陳
忠臣吳少
爲三姓李
誠李希烈
吳少陽爲
奇吳少誠
四將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賴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憩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頗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憩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頗亂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憩用所。待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兵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憩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頗亂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騎。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獻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

客刺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

死武元衡。傷裴度。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補敘李師道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頽亂。

憩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克相望。

語

兵頓

不勵告功不時

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若而歌。

馬騰

於槽試之

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

下沒李題

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憲。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周易家言卷五
李師道等尚抗朝命也。
孰爲不順。徃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以明斷作結。見君相一德也。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儲同人云。序如書文。如詩李斯勒石。變詩書爲碑文者也。韓公此篇復碑文爲詩書者也。○李義山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嗚呼。盡之矣。段文昌以駢四儼六蛙鳴蟬噪之音。乞鈞天

甲叙李愬
功轉不明
快爲閼閻

之奏。直不知人間有羞耻事。
記畔亂。記廷議。記命將。記戰功。記赦宥。記論功。而總歸於天子之明。且斷井井。整整肅肅。穆穆如讀江漢常武之詩。西京後第一篇大文字。○東坡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文昌奉詔作載安公主出入禁中。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去原文。命段文昌改作。又羅隱紀石烈士事。云部將石姓不平。仆其碑。時廟堂無主。不罪仆碑之人。因命段文

彼亦奉詔
而作不必
以此責之
惟體格既

昌改作今觀碑文中。憲部將姓名如史吳仇良輔李祐李誠義田進誠之類一一臚列理或然也。不然憲入蔡時具橐鞬迎晉公以明上下之分而此必欲爭功於文字間耶羅紀似可從○宋代汝寧守陳珦命工磨去段作重刻原文真爲千古快事。

南海神廟碑

○作文先爭入于昌黎不肯平平說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異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當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怪○怪○奇○奇○偶○從○此○生○出○開○下○波○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蔓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名幾○○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殷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爲表襩至州之明年小夏祝

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胥司曰
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
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
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
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
○以○下○語○反○對○前○文○
權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漏伏波不興省牲之夕
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
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
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靜潔降登有數神具
○鬼○神○之○氣○篇○紙○漢○樂○府○時○或○有○之○
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蜿蜒蛇蛇來享飲食

閩廟旋艤祥飈送颯旗纛旄飛揚曉謁鏡鼓朝轟
高管激謄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
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度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
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
往不懈益虔歲仍以上事神大和羹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
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
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
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
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
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
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
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古行海宿不
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
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
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憐不躬正自今公用享錫右
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
嶺之陬既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
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平淮西碑似書似詩此篇似漢賦通體文瀾俱從祀時海常多大風一語生出奇光異采令人心目俱眩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不及唐文。辨作不反。

疑案

此一段以湘君湘夫人分屬娥皇女英正邵璣之誤

帝舜之後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遠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

實訛

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

引君喪篇訛

案

疑案

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

遠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

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

此一段言
二妃無從
舜道死
湘之事正
王逸之失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江湖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愈自京師往。與予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

唐宋八家文選卷五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
遂篆其事。俾刻之。

純用訓詁體。朴老簡古。掃去郭璞王逸之說。真乃
讀書得間。○孟子云。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西
北。屬平陽。則舜之死於蒼梧見史記正義者。恐亦
後世傳聞之譏也。舜未死於蒼梧。二妃安得有從
死沅湘之事乎。篇中辨明快甚。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
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
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
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
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

未死知死
已死見形
受侮行罰
非儒者立
言體也不
必曲為之
說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俟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擴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惄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今歛於世世

以死勤民宜列祀典中吾將死死而爲神三段似
非儒者之言劉昫貶爲紕繆者此也迎送神詞宛
然九歌宜朱子采附楚辭之後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妃○所生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安史之亂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悲哀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侍太妃已和意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榜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嘵娟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至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成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以

此段虛言
其方略

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洲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喙鋒蔡山踣之劍蘄之黃梅大槩長平鑛廣昌

唐宋八家文讀本

此段實敍
戰功

濟。取。引。也。濟。撤。撤。春。撤。斬。水。拔。安。山。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
斬。水。界。中。拔。安。山。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
隨。光。化。桔。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叩。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此總括其
始終治行

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夔。將。慎。將。鍔。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斬。鴻。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汚。斬。安。黃。寄。惠。未。忘。今。予。亦。受。命。有。事。於。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予。無。用。辭。乃。序。
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太宗十○三子。長子俊。嗣王。零陵次子傑。封黎國公。空名。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武薦畯功。蘇枯弱強。觀其奸猾。以報於宗。以昭於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朱子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
然嘗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所用。剜蘚。
鏟掀撇掇箋趾等字是也。

忠君孝親。治民用兵。爲篇中眼目。而遣詞鍊字。割
削生新。令人口吻俱棘。然尋其脉絡。繹其辭義。即
韓子所謂文從字順者也。若有可能。汰捐增加。便
非高文。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討王承宗乃陰與寇連夸謾兜騎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突厥承繼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肩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

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寶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

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塗原累石築四百里深高皆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號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左領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白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壘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觀。來齊以饋黍稷。

高文典冊。老幹無枝。入手寫重。肩義勇毛髮欲動。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嗣事朝夕不忘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維時臣愈承命慄恐明日詣東上閭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駒駘泮闕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

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
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
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
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
季安子懷諫
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
舉其事之大者
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
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
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
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
名環
名廷璣

刺史府君祭二室名廷璣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
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
葉葉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
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
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壙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
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
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繅兜鞬以長魏師田侯稽首
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沒忠孝
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姪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

周易家言卷三
相方視祉見於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
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
○果○穀○也○
爾祖爾思。
○德○作○結○

奉敕撰文自應典重肅穆入手一段公故以吉甫
史克自任也。敘事簡貴銘亦入雅。○古人敘事舉
其重且大者。帥河南北六州歸命此忠孝之大節。
俱可刪棄也。作古文者宜知棄取之法。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謹。垂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

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
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
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
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

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
與李峰李吉甫同相
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
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
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
扶民風不立名
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郡。東方諸
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
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
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孚。便以
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

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頓之罪既貰。未結案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

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脩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廩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人。所競馳。公絕不窺。孰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周易外傳卷五
不立異。不傾軋。累遷至相位。而人無忌嫉。由好學善文。而行之以孝敬祥順也。然恐近於摸稜。故提出助陽城。救于頓二事。以表之。敘次一生。不嫌平直。韓文之和易中正者。

